

毛泽东故居前的南岸塘

赵志超

故居前的南岸塘，位于荷塘下方，约十来亩水面，是毛泽东少年时读书和游泳的地方。

少年就读的南岸私塾

南岸又称下屋场，是毛泽东少年时就读的私塾，也是他的启蒙私塾，位于毛泽东故居西北约200米处，是一栋青砖青瓦、风格典雅的古建筑。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就曾住在这里，并在家中开办私塾。

1919年，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去世时，毛泽东由长沙匆匆赶回家中，跪伏母亲灵前，挥泪写下挽联：“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联中的“南岸”，即指南岸私塾。当代诗人刘章有《题南岸》诗云：“肃立竹楼忆逝翁，启蒙识字阅人生。描天绘地一枝笔，从此轻轻掌上擎。”

1901年秋，毛泽东进入南岸私塾读书。该私塾原为邹氏宗祠。塾师邹春培是邹氏家族中一位有学问的人，开办私塾主要收录邹氏家族及周边邻居的学童入学。邹春培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时常打骂学生。毛泽东因此与邹先生多次发生冲突。课堂里，邹先生坐在椅子上，要学生毕恭毕敬站着背书。毛泽东很反感，理直气壮地说：“先生坐着的，我也要坐着。”气得邹先生吹胡子瞪眼睛。邹先生要求学生填红蒙字，毛泽东坚决不填，非要自己放手写，不受任何拘束。

南岸私塾前的池塘

南岸私塾前的池塘，水较深，水质清纯，一年四季碧水盈盈，波光荡漾。毛泽东上私塾时特别喜欢游泳，常常不顾校规偷偷下到池塘里去游泳。为此，他没少挨老师批评。

一年夏天，上课时，邹先生忽然因事外出，临走时吩咐学生在课堂温习功课，不要去池塘边玩耍。毛泽东将课文背熟后，便邀几个同学跑到私塾前的池塘游泳。待邹先生回来，见此情形，十分生气，便命毛泽东对子，如果对不出，再作体罚——打手板。当邹先生说出“濯足”时，毛泽东对以“修身”；邹先生又出“牛皮菜”，毛泽东则对“马齿苋”，令先生不得不佩服。

南岸前的池塘，似乎最早见证了少年毛泽东的“叛逆”。但他最早的一次“反叛”行为，是在他10岁时，为抗议塾师经常打骂学

生，独自从私塾逃出，跑到附近山林中，却因迷路，乱跑三天后，最终被家人找到。回到家里，他原以为父亲要打骂他。谁知父亲一反常态，不但没责骂他，反而态度变得温和了。就连私塾老师也改变了态度，不再体罚学生了。

毛泽东从小在心灵里埋下了“反叛”的种子，而他最直接的“反叛”是反对父亲的专制和刻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大约13岁的时候，有一次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我们两人在他们面前争论了起来。父亲当众骂我懒而无用。这激怒了我。我骂了他，就离开了家。母亲追上来，竭力劝我回去。父亲也赶来，一边骂一边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说，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提出了停止‘内战’的要求和反要求。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认错。我表示如果他答应不打我，我可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这里提到的池塘，就是南岸前的池塘。

自此以后，父亲毛顺生的态度变得温和多了。毛泽东也由此得到启示：“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回想起来，我认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我学会了恨他，我们对他的建立了真正的统一战线。”（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在南岸私塾，毛泽东读了《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传统蒙学。他领悟力强，记忆力惊人，凡是读过的课文，都能背诵如流。毛泽东过人的资质和天赋以及强烈的求知欲，也深得邹春培先生喜爱。对于这段往事，毛泽东一直记忆犹新，并把对南岸的眷恋化作对邹先生后人的牵挂与关怀。

南岸师友情

邹春培的儿子邹普勋，乳名亨二，外号“皮蛋”，是毛泽东儿时的伙伴及南岸私塾同学，两人从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情同手足。邹普勋长毛泽东3岁，为人老实厚道，对毛泽东照顾有加。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亨二哥”。邹普勋的哥哥邹香庭，外号“盐鸭蛋”，也是毛泽东儿时的伙伴。1952年11月，毛泽东曾托堂兄毛宇居带去4丈衣料给他。邹普勋的姐姐邹氏，嫁到东茅塘毛喜生

家，生育毛泽全三兄弟，按辈分，她又是毛泽东的堂婶。毛泽东对这位堂婶恭敬有加，曾请她到南海家中做客，并亲自搀扶她上阶梯，边走边说：“您慢点走，慢点走！”

194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堂弟毛泽连、堂表弟李柯时，听二人说邹普勋身体、生活困难，十分惦记，于是写信给邹普勋：“亨二哥：听人说你身体不大好，甚以为念。希望你好生保养，恢复健康。”

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致信堂兄兼塾师毛宇居：“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券。”同时，给邹普勋也写了一信：“五月七日来信收到，感激你的好意。贵体渐愈，甚慰。尚望好生保养。你家里人口多少，生活困难至何种程度，你自己还能劳动否，便时尚望告我。”

1952年8月21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毛宇居：“李漱清老先生及邹普勋兄曾表示，希望来京一游。我认为可以同意，借此了解乡间情况。”并嘱咐：“（李、邹二位）到京住一至两个月即返乡。”9月，邹普勋与毛泽东早年的“激进派”老师李漱清、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张干、一师历史教员罗心颀一同应邀赴京，其间多次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

9月26日，政务院派人陪同邹普勋等人游览故宫。在故宫太和殿观赏古文物时，传来毛泽东的电话，邀请他们共进午餐。上午11点，邹普勋等抵达丰泽园。毛泽东闻讯出门迎客，与四位师友一一握手问好，并请他们进客厅就座。随即，又把李敏、李讷、毛远新等喊出来，说：“你们平时讲，你们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他还诙谐地说：“我的老师，你们要喊太老师！”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1957年，邹普勋在韶山南岸因病逝世，终年65岁。1959年6月，毛泽东回乡得知邹普勋去世的消息，深表惋惜，并把他的两个儿子邹长红、邹长卫请到招待所共进晚餐。

南岸前的池塘，上方连着荷塘，塘基连着对面的象鼻山。山上有一条小路，可抵达楠竹坳毛泽东父母墓地。1959年6月26日清晨，回到故居韶山的毛泽东，拄着竹杖去给父母扫墓，就曾迈着大步通过这条塘基，爬上对面茅封草长的山坡，抵达楠竹坳墓地凭吊父母。



十八总的七月半

张岱

七月（阴历）半，佛为盂兰盆节，道为中元节，我们十八总喊是接老客的日子。

十八总是湘潭的老城区，没拆以前，老人多老规矩也多。我家即是十八总的老住户之一。七月半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媵妣（祖母）生前喜欢定在这天接祖。一则不繁琐，不从一开始到十五天祭。二则不耽误子孙正工，大家休息，便于聚集。三是我祖父是1980年阴历七月十二日去世的。

媵妣对此很重视。隔早到大码头菜市场去买上一只两三尺左右的神气十足的公鸡。到得这天，先摆好桌案，叫孙子写包。所谓包，即封钱纸的信封。封面除盖上幽冥银行的元宝印章外，还有三项，依古例从右至左，从上至下。从右开始曰孝子某某具财包一束，中曰显考张公文乾老大人鉴纳，左曰中元焚化。包背后还要骑缝写封。依子、孙、女、外孙，各有称谓不同，但意思是一样，每逢佳节倍思亲，寄点钱给老祖宗。这包在写，那边备纸钱，备供桌也没歇着。纸钱须用好黄纸，用钢磨打好眼，要一张张厘松，同时把坏纸检出，再一查查放入包纸内封好。

供桌上照例，一是祖宗牌位，我家与时俱进用我公公的遵照全权代替。二是苹果、桔子等时鲜供果。三是灯芯糕、云片糕等副食点心。

等这一切张罗就绪。接祖仪式开始。子孙等须心怀虔敬，穿戴整齐。先在门口燃放鞭炮，对空作揖，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七月半，请祖看端详。把祖宗接进屋后，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祖宗牌位叩三个头，点燃三根香，添上三轮茶。然后，合家大小按尊卑长幼之序，逐一拜三跪九拜之礼。媵妣此时还身兼司礼与介绍之职，看到某人行礼，她老人家就讲：老信子，咯是你孙仔子给你敬酒来哒，你要保佑他好学上进，清淨平安。每敬礼一人，她都要介绍一次，直至全家大小礼拜。

中午上菜。要敬上三次酒，添上三次饭，重新点燃三根香。此时，桌椅板凳切记不能撞动，因为老祖宗正在尚飨。如此以后，再鞠三个躬，告诉老祖宗，你的后人都在，可以进餐了。

进餐后，休息一阵，便是到湘江边去烧纸。把纸包逐一挨次立好，然后在边上先烧车夫力士的包和散纸钱，再把杀公鸡的血水洒在包附近，然后举火。火起后，看起旋风，纸风随着龙卷向上飞，知道祖宗来收钱了。烧纸不能翻动，等它自然烧尽，红火熄灭，子孙才可提篮走人。

下午，将桌抹净，再上供果香烛，还有议程。媵妣喜欢问卦，进行人神对话。卦是用两个羊角做成。分阴阳两卦。问什么事，如连打三卦为阳则吉，为阴则有挂碍。媵妣将子子孙孙遇到的事，不厌其烦逐一卜卦。遇到卦象不明，便连连祷告：老信子，你就要保佑他来……至晚餐后，子孙行礼如仪，是谓送客。

秋风萧瑟如旧日，我又搬到故居。片瓦无存，只砖不在。只是往日场景又仿佛在目前，耳边又响起我和媵妣的问答题：“媵妣，咯样搞太麻烦了，下次你百年之后，我就不得搞哒来。媵妣笑笑：“好，要得嘞，下次七月半我到十八总就不进屋嘞……”

真的，到了七月半，到了十八总，媵妣今天已无屋可进了。先人在阴曹地府此时此刻是否像幼儿园的小孩放学时眼巴巴地等父母来接一样望着子孙来烧纸钱呢？唉，一声叹息在风中传了好久……

啊！童谣

罗永忠

耄耋父亲病重，我把他接到北京治疗。有时候我们到达医院离治疗的时间还早，我就搀扶父亲在附近慢慢散步。从东单踱步到天安门，父亲一般都会在红墙下的椅子上坐一会儿。

有一天，父亲望着长安街上的车水马龙，突然问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经常哼唱的童谣吗？他开始喃喃地哼唱起来——

汽车来咯我不怕
我跟汽车打一架
汽车讲我好孩子
我给汽车挂牌子

多么熟悉的童谣啊，仿佛穿越了时空，勾起小时候无限美好的回忆。那时候，每到夏夜乘凉，全家人架起竹板凉席，仰望满天繁星。父母总会在哄我们睡觉时，一边扇着大葵扇，一边给我们唱童谣——

月亮把把
肚里坐个爹爹
爹爹出来买菜
碰哒一个妮妮
妮妮出来绣花
绣条一个襁褓
襁褓跌到井里
变哒一只蛤蟆……

这样的歌谣给童年的孩子带来无穷的遐想。它们就像山涧里的清泉一样，总会隐藏在人的内心深处，一旦烦躁不安的时候，它们就会叮叮咚咚地如美妙的音乐般流出，给你带来无限美好的安宁。

父亲教唱的童谣又怎么会忘了呢！那时候菜品较少，实在没菜的时候就一碗饭、一勺猪油、几滴酱油，拌在一起，饭粒分明，油光四溢。父亲在熬猪油的时候，我们这些小鬼都会寸步不离地守在灶台旁，看着猪油的颜色从纯白变成微黄，清澈透明的液体慢慢从猪油条中涌出，满屋飘香。猪油渣一捞起，小饭鬼们就迫不及待地沾点盐放进嘴里，烫着、脆着、香着。父亲边忙边带动小饭鬼们一起哼唱——

羞羞羞，刮猪油
熬白菜，放酱油
哭脸巴，油菜花
打烂罐子捂锅巴……

父亲最让孩子们佩服的手艺是雕刻西瓜灯。我们用勺子将小西瓜里的红瓤舀出吃掉，父亲就用水果刀在西瓜皮上雕镂花草，然后将一节小蜡烛固定在瓜底，用母亲的纳鞋针在瓜口上戳几个小洞孔，系上绳子。孩子们就用细竹竿牵起西瓜灯，点亮夏夜，一起玩乐——

周扒皮，会偷鸡
半夜起来学公鸡
我们正在做游戏
一把抓住周扒皮……

在工作之余，父母还在湘机职工医院旁边的荒山上开辟了一小块菜地。春天金黄的油菜花、夏天翠绿的黄瓜、秋天长长的豆角、冬天雪花覆盖的茼蒿……还有蝴蝶、蜻蜓、蜜蜂、蝉叫蛙鸣……那是孩子们的乐园。父亲担着粪桶，母亲扛着耙头，牵着我一起去给菜地浇水施肥。一路上总有诙谐朗朗的歌谣响起——

牵羊卖羊，一卖卖到易俗河。（母亲）
“老板哎，买羊嘞？”（父亲）
“买头羊。”（我）
“头羊有得角。”（父亲）
“买二羊。”（我）
“二羊有得脚。”（母亲）
“买三羊。”（我）
“三羊四羊随你捉。”（父亲/母亲）

现在，朋友圈将几十年分散的儿时伙伴又重新聚在一起。大家在回忆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时，也会经常唱响这些久违的童谣，而且还闹着用塑料普通话疯狂接龙——

天上的星星挤密呀密
地上的油石头挤得冒缝
我拿起杂扫把去拍哼哼（金龟子）
哈哈，有打中！

在满场爆笑声中，父母教唱童谣的画面又在眼前浮现。我跟大家一起唱啊闹啊，不知不觉早已泪流满面……



让我透过文字，看见你

读王崧舟《爱上语文》抒怀

赵燕

桥。因为，离家不远处的山上恰有一座云峰寺，原来是间只有一名尼姑做住持的小庵堂。幼年时，奶奶曾带我在山上陪庙主媵妣住过两年。

清晨、黄昏打扫佛堂是每日的必修功课。先用拂尘将台子上的香灰轻轻扫进簸箕，再熄灭香客们添得过多的白烛，放进台子后边的纸箱备用，接着小心地用刀子把台面上的烛蜡铲下来，装进另一个专用的纸箱。庙虽小，庇佑着各方善男信女，香火却终年鼎盛。每逢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菩萨的三个生辰，更是如同连环画上的庙会一般，摩肩接踵，柏香冲天，热闹得紧。记忆里，那个纸箱里似乎不用多久便可累积起满满当当的各色烛蜡，问过奶奶，说是下次集中熔化了后，捻进棉线，可以再次自制蜡烛使用。时至今日，我骨子中勤俭节约的性子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便已深种。最后，清水抹布擦拭各处。

一晃好多年过去，原来的庙主媵妣驾鹤西归，新来的庙主韩媵妣是个读过古书的文化人。她多方筹集资金，修路搭桥，把庵堂翻修扩建成了云峰寺。当然，她也解答了我的疑惑：寺庙叩钟是对世人的一种警醒，提

醒世人用功、慈悲、淡泊、通明。

韩媵妣的话简单却有力量。是的，如崧舟先生所说，“愁眠”若是烦恼，“钟声”应是菩提。破贪嗔、除痴妄，宁心静气，普度众生，解脱自己。

崧舟老师带着学生走进张颉的《枫桥夜泊》时，没有局限于他创作这首诗时的那个当下、那个时刻。他甚至鼓励我们打破一首诗的基本阅读模式，让它重新回到时间的长河之中，从四百多年后的陆游的“枫桥寺”里，从六百多年后的高启的“几度忆”里，从九百多年后王士禛的“江南梦”里，从一千二百多年后陈小奇的“涛声依旧”里……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时空背景下感悟这首诗的精妙所在。

共“情”解诗，宽“怀”读人，这样的语文课不但有文化味，更有人性美。孩子们不再是坐在教室里的诵读机器，而在绵绵倾诉的愁眠情结里，在款款悠扬的钟声文化里，渐次走进诗歌、体悟情感，成为诗人的知音，听见自己的心声。

读一首诗词，读背后的文化；读一群共情的作者，读一卷活泛的人生。我想，透过文字看见你，看见自己，看见生命，看见语文。

王崧舟老师的书卷气融汇在《爱上语文》整本书的文字里，读起来，不消几句便感觉此间“情怀”是第一位。

共情识人见语文。流连钟声敲打孤寂愁眠，是叩问，也是警醒。我们不再惶恐，困顿，纠结。当你释然，诗意纵情流淌，纵使失意也安然。

透过文字，看得见，许多情：一是片片枫叶情——中国古典诗词的很多意象，貌似某种自然现象，其实不然，都承载着一代诗人的相同体验、共同感受。

先生按时间走线，一一列举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枫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青枫”、杜甫《秋兴八首》中的“枫树林”，辅证“枫”这一脉相承表达诗人愁绪与忧心的意象，阐述文化共振、精神母题。

二是流连钟声情——钟声不断，那是因为文化不断。钟声成了同一种文化语境下的一代代诗人共同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

“流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枫桥夜泊》的夜半钟声在陈小奇的诗中悠然回荡，在毛宁的歌声中惆怅婉转。

阅读于此，我记起了自己的出生地云湖